

酸酸甜甜好个春

有鱼

趁着周末,我前往超市,打算好好挑一些时令蔬果,为全家人补充维生素。刚走近水果摊档,一阵甜蜜微酸的香气扑鼻而来——哦,菠萝上市了。对我而言,这是最能代表春日味道的水果,也是春日里最值得期待的鲜味之一。

记忆里,每到春天,妈妈都会换上轻便美丽的春装,牵着我的手上街,去买一个菠萝给我吃。对小孩子来说,菠萝这种水果有点“可怕”:粗糙的外皮上长满了刺,绿色的叶子如同一丛小锯条,不小心碰到就把手扎得生疼。但是菠萝这种水果天生有一份来自热带的热情似火,厚厚的皮也掩盖不住它极具侵略性的芳香。美味的诱惑无法拒绝,年幼的我每每谨慎地把小手缩

在背后,看小贩利索地一刀切掉鲜绿的菠萝叶,一点点削去橙黄的菠萝皮,最后把金黄的果肉切成几瓣,在盐水里泡上片刻,才递给我——这样一来,菠萝就不会“扎嘴”了。

被挖掉“眼”的菠萝果肉上均匀分布着一道道棱,呈特殊的几何形,兼具美味与视觉冲击。趁新鲜大口咬下去,松软的菠萝肉酸甜多汁,清甜无渣。小孩子吃东西不得章法,每每弄得一手一脸都是甜甜黏黏的果汁。偶尔遇到特别甜的菠萝,果汁也特别黏腻,几乎能把手指粘在一起。二十多年前,那些与菠萝相伴,齿颊留香의清香回忆,贯穿我整个童年的春天。

人读高中后,学业繁忙,中午无暇回家,十几岁的我开始

了集体食堂的初体验。平心而论,高中食堂的菜色不错,荤素搭配,花样繁多,口味鲜美。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每到春天菠萝大量上市的日子,食堂就会每周推出一次时令菜肴:菠萝鸡。金黄的菠萝块配上浅酱色的鸡块,酸甜适口,令人食指大动。每逢食堂烹制菠萝鸡的日子,下课吃饭都必须“百米加速”,去晚了就吃不到了。平日里打荤菜,总会抱怨阿姨给的肉太少,配菜太多,唯有菠萝鸡这道菜,大家都希冀碗里能多出现几片菠萝。打完饭后,和闺蜜找棵花树,坐在树下,一边品尝佳肴,一边感受春风拂面,是繁忙课业中难以忘怀的短暂快乐。

长大后才知道,菠萝扎舌头

的口感来源于菠萝蛋白酶,泡盐水或者加热都能破坏这种酶,把菠萝的刺激性去除,只留下馥郁的果香。独立生活后,我学了一道拿手菜:菠萝咕嚕豆腐。豆腐切成长方片,两面拍上淀粉,煎至两面金黄,出锅待用。锅洗干净,加入番茄酱、盐、糖,煸炒片刻后加清水煮开,随后加入切小块的菠萝、彩椒翻炒数秒,煎好的豆腐回锅,翻炒均匀,略勾芡即可出锅。与传统的咕嚕肉相比,咕嚕豆腐口感更加轻盈,再加上酸甜可口的菠萝,整道菜五彩缤纷,有种春日的清新之感。如今,这已经是我每年春天必做的保留菜式之一。

如果春天有味道,那么对我而言,菠萝的酸甜味,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燕子 摄)

采蜜的春天

王银灿

泉水流淌在山涧
轻风摇曳于眼前
蜜蜂在花朵里捕捉
将花粉四下里传遍
我行走在茶场
它的名字叫拨云尖
采摘绿茶的大妈和嫂子
还有炉田禅寺的
修心养身
雪上山侧的民居宅
都属于春天的风和影
醉倒在春天花花草草里
沉浸在阳光的风雨内
对世事的赞美
有绚丽的图案
燕蝶在户外喧嚣
鸟鸣于山野歌唱
那些乐曲冲上云霄
当仁不让
历史的音符开启
生命的春光
乐哈哈的笑脸
我面向蜂窝采撷甜蜜
她那样地值得欢歌
苍翠泄出碧绿
成长在阳光下
依然是你的我的大伙的
心里成熟
这里的茶场
因为寒冷
要采摘须在山顶
才有收获多多
我顾不得是有和没有的
事事非非
苦难同艰辛是同胞也是
朋友
欢喜和笑颜那是一束束
花与果
梳理出我的身影
油菜花黄
玉兰花白
桃花的花红
还有不知名的花草
荡漾着山野间
涧泉边小径两旁
河道岸当仁不让的
绿丛林木前
给人以
意同驻
情也恋
歌颂春光下的蜜蜂
由今日始
有着无限的
眷与恋



天
地
山

杨柳春风生

(又晴 摄)

忘不了那个小山村

(小说)

石旭东

一晃就是三十七年,她退休了,孩子也已经成家立业,满身轻松,什么都放得下,就是放不下那个小山村,每当杜鹃花开放的时候,她就要去那里完成一项“特殊的使命”。杜鹃花开了,她又踏上了通往那个小山村的路,思绪也随即飞到了三十七年前:

这一年,她才十九岁,刚从师范学校毕业来到这个两县交界的小山村。小山村确乎是“小”,才只十几户人家,一共六个学生,三男三女。尽管她登上神圣三尺讲台的梦想已成为现实;尽管村里的人们非常热情好客;尽管这里的学生都纯净得像一股山泉水,但她还是感到从未有过的空虚和寂寞:没完没了的想家,想亲人,想同学,想朋友……唯一让她感到安慰的是这个小山村和她是同名:她叫“杜鹃”,小山村叫“杜鹃湾”。杜鹃湾,名副其实,漫山遍野都是杜鹃树,她来没多久,杜鹃花便绽开了,满山鲜红,灼灼耀眼,漂亮极了,特别是那一丛丛夹杂在红杜鹃中的蓝杜鹃,更是妩媚中透出秀丽,让人百看不厌,爱不释手。杜鹃每天都要上山去采杜鹃花,抱回一大把,有红杜鹃,也有蓝杜鹃,把卧室打扮成一个“万花筒”,忘情于它们的风姿绰约,陶醉于它们的芬芳馨香……

这一天,杜鹃发烧了,没去采杜鹃花,学生和家长们纷纷来看她,好吃的东西堆了一桌子,可杜鹃依然感到失落。第二天一早,杜鹃就急着起身上山去,推开房门,猛见得门口放着一大把水淋淋的红杜鹃和蓝杜鹃:“咦,会是谁呢?”第二天一早,杜鹃就眼睛乌溜溜地盯着门缝,果然又有人送花来了,杜鹃猛地推开门,来人一怔,拔腿就跑。“站住!”杜鹃大喝一声,来人不动了。杜鹃一瞧,自己猜对了,她曾经两次见过他:一次是她在上课,他在窗外探头;一次是她采回杜鹃花正在小溪边洗手,他在那边的树丛里顾盼。“你为什么要给我送花?”杜鹃问。“我……”来人即刻涨红了脸。“没关系,说吧。”“我……我喜欢你……”“你说什么?”“不是,我……我是想叫你一声‘姐姐’。”“哦,是这样……那你就叫吧。”“真的?姐姐!”“哎!”

他叫小虎,比杜鹃小一岁,正读高二,他父亲在一次重活中闪了腰,卧床三个月,因而辍学在家。小虎真像一头“小老虎”,淘气、秀气而又机灵,杜鹃也喜欢他。叫了“姐姐”,小虎就公开给杜鹃送花了,杜鹃也来者不拒,生活充实得多了。杜鹃说服小虎爸妈,帮小虎复习功课继续学业,小虎复学

了。没想到第二年,小虎报名参军,竟然体检合格了!小虎高兴得“打虎跳”,杜鹃也高兴得一把把小虎搂在怀里。临别,杜鹃亲手给小虎戴上了大红花,并和他拍了合照,相片上开了两朵花。小虎入伍后成了一名光荣的消防战士,进步很快,入了团,又打了入党报告,多次得到连里的表扬。小虎给“姐姐”寄来了一张张红星闪闪的英俊照,杜鹃也给“弟弟”寄去了一串串热情洋溢的心里话……

不久,杜鹃调离杜鹃湾,被列入县里的“名师培养工程”。这一天,杜鹃打开报纸,不觉大吃一惊:报上赫然刊登了几位烈士照片,其中一位是小虎。小虎在一次火灾救援中一连救出两人,第三次冲入大火时突发意外英勇牺牲了,年仅二十二岁。噩耗传来,杜鹃泪流满面,肝肠寸断,匆匆赶往杜鹃湾参加小虎的葬礼,并亲手在小虎的墓前种下了一棵红杜鹃和一棵蓝杜鹃……

汽车戛然停在杜鹃湾,杜鹃心潮起伏,匆匆上山,远远看到小虎墓前她亲手所种的两棵杜鹃花正在灼灼盛开,忽听得一声甜蜜的“姐姐”,恍然间,只见小虎笑盈盈站在杜鹃花前向她招手,“小虎——我的好弟弟——”杜鹃大喊着跑上前去……